

启真·思想家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传

[法] 路易·戴格拉夫 著 许明龙 赵克非 译

孟德斯鸠传

[法] 路易·戴格拉夫 著 许明龙 赵克非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德斯鸠传/(法)戴格拉夫著;许明龙,赵克非
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3

书名原文: Montesquieu

ISBN 978 - 7 - 308 - 15567 - 0

I. ①孟… II. ①戴… ②许… ③赵… III. ①孟德斯
鸠, C. (1689~1775) —传记 IV. ①B565.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6651号

孟德斯鸠传

[法] 路易·戴格拉夫 著 许明龙 赵克非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 昊

责任校对 周红聪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412千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567-0

定 价 7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目 录

第一章 家庭与童年.....	1
第二章 孟德斯鸠：法官和院士（1714—1721）.....	44
第三章 从《波斯人信札》到出国旅行（1721—1728）.....	95
第四章 游历欧洲（1728—1731）.....	171
第五章 从《罗马盛衰原因论》到《论法的精神》 （1731—1748）.....	243
第六章 《论法的精神》.....	304
第七章 《论法的精神》之“争”.....	347
第八章 最后的岁月（1748—1755）.....	383
注释.....	422
孟德斯鸠生平和著作年表.....	438
参考书目.....	446
再版后记.....	465

第一章 家庭与童年

孟德斯鸠在专为他的孙子而写的《我的生平》中说：“尽管以家谱作为开篇，很是笨拙，可是我让你了解你的祖先，毕竟总是有益的。”在《随想录》^[1]中，他对儿子让-巴蒂斯特·德·色贡达说道：“孩子，你真幸运，既不必为自己的出身羞愧，也无须洋洋得意。我的财产和我的出身相得益彰。这两者如果匹配不当，我会感到恼火的。”

很明显，孟德斯鸠对自己的门第引以为荣：“我说过，出身高贵是幸福，可是，出身低微却并非不幸，厄运对贵贱一视同仁。”然而，对他那源远流长的家族，他却装出一副不甚了了的样子：“尽管我的姓既不高贵也不低贱，充其量只有 350 年被证明的贵族历史，然而我对它的感情却很深，而且能够进行继承代理这个姓氏的关系却十分紧密，而且是一个可以进行继承代理的族人。”^[2]他对祖先的追溯似乎仅限于他的上几代，托词是“我家的尊号在宗教战争的动乱中已被剥夺”。他打定主意不再寻根溯源：

除了那些贫寒起家、似乎从天而降的名门望族外，最值得称道的是那些在不知不觉中摆脱了贫贱，而创业者又从不炫耀的殷实的家族。因为，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无休止地胡乱编造一些逸闻传说，实在有失体面，我甚至要说，这简直是灾难。那些曾以自己的贫寒为羞耻的人一旦发迹，就为自己的出身而脸红，总觉得自己生

来就不该有那样的出身，因而深感羞辱。这些继承了巨额财产的子
女，每当想起他们应该感激的先人时，总觉得不大光彩。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最英勇的行为莫过于我们舞台上出现过的一位王子的壮
举，他在至尊至贵之时，高兴地发现他的生身之父乃是一个牧羊
人，而且他没有因此而脸红。^[3]

孟德斯鸠家族正是属于这些“殷实家族”中的一个家族，因而他
千方百计地要把父亲上几代先人的生平恢复原样。他们或担任军职、法
官，或充当僧侣，这三种“职业”都是一个贵族可以从事而无丧失身份
之虞的职业。如同常见的那样，孟德斯鸠的家族也是源远流长的，尽管
他本人似乎并不了解他先祖的根源。他是阿基坦这块土地的儿子，这片
从阿让到波尔多的土地目睹了一个占有土地的家族一步步获得要职，并
在经由数代人积攒了一笔地产，其中包括拉布莱德庄园。这个庄园虽然
很晚才归这个家族所有，却在 17 世纪末成了把色贡达·德·孟德斯鸠的
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宝地和象征。

《我的生平》这份未写完的简明扼要的文书，全部谈的是孟德斯鸠
的父系祖先，也就是说是色贡达家的人，他的母系家族虽然同样显赫，
在文中却只字未提。色贡达家族原籍贝里，是古朗家中的末房，传自勃
鲁瓦伯爵和尚帕涅伯爵。15 世纪初，色贡达家族移居佩里戈地区。色
贡达第一代名叫皮埃尔，是拉韦涅和布莱纳克庄园的主人，1451 年 9
月 11 日，他向查理七世国王宣誓效忠。他的儿子让和孙子雅克在阿让
附近的富莱隆纳建造了一所古堡，色贡达家族从此在阿让这个地方扎下
了根。他们很快就成了大地主，把自己的命运与纳瓦尔国王的事业连在
一起，选择了国王信奉的新教。

色贡达第二代名叫让（1515—1594），是他成就了家业。他继承了
其父财政总监的官职，后来又得宠于纳瓦尔女王冉娜·德·阿尔布莱，
成了她的心腹，当上了宫廷总管和奈拉克地方的总督。1564 年女王外
出时，令他代理纳瓦尔王国的朝政。女王于 1561 年 10 月 2 日把孟德斯
鸠地方赐给让·德·色贡达，以奖赏他的效劳。从此之后，这个家族的

姓氏便与这块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并为这块不起眼的领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殊荣。这块领地原是以前的子爵布吕鲁瓦的领地，位于阿尔布莱封地的中心，东距阿让 16 公里，北距加龙河 3 公里。女王曾说：“这是为了褒奖她的宫廷总管让·德·色贡达。长期以来，这位宫廷总管为她的父王和她本人提供了极其重要和值得称道的效劳，不仅在宫廷总管的任上，而且在她过去和现在不断交付给他的重要使命中，都是如此。”孟德斯鸠这个字来自拉丁语和法兰克语，原意是一座贫瘠的荒山。站在如今的孟德斯鸠村，还能望见一座荒凉的小山顶上一座古堡的残迹。

第二代让·德·色贡达与约瑟夫·斯卡里热的姑母艾莱奥诺尔·德·布莱尼欧结婚之后，生有好几个孩子。四个儿子为亨利四世捐躯沙场：名叫让的老大 1590 年在伊弗里战役中阵亡，雅克于 1595 年死于南特之围，让-亨利是纳瓦尔国王亨利四世的教子，1604 年在米德尔堡之战中丧生，保尔则死于奥斯坦德围城之役。第二代让·德·色贡达为他对纳瓦尔国王——他后来成了法国国王——的忠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他去世时，膝下的儿子仅剩两个。

16 世纪下半叶，在血染法国西南部的宗教和政治争斗中，色贡达一家忠于纳瓦尔国王为它生活和作战，以兵役为它尽义务因而获得褒奖，节节上升，从阿让迁到了波尔多。色贡达一家与以支持宗教改革而闻名的斯卡里热成了姻亲之后，常去奈拉克。1579 年至 1582 年之间，纳瓦尔的玛格丽特在奈拉克组织了一个名闻遐迩的宫中文学沙龙，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文学沙龙真不错，非常吸引人，除了国王的妹妹纳瓦尔公主外，还有许多夫人和小姐，比起法兰西的宫中文学沙龙毫不逊色。国王——我的丈夫——来时总有一大群达官贵人相伴，这些人如同我在法兰西的宫中文学沙龙中遇到的雅士们一样风度翩翩，除了他们都是新教徒这一点之外，毫无令人遗憾之处。不过，谁也不曾议论宗教信仰的不同……

日趋衰老的阿格里巴·多比尼在晚年写作的《通史》中谈到了这个时代：

奈拉克的文学沙龙吸引了许许多多的贵族和贵夫人……正如天暖会引起蛇出洞，闲逸会导致风气败坏。纳瓦尔王后很快就使人们沉湎于享乐，丧失了斗志。她告诉自己的国王丈夫，不懂得爱情的骑士等于没有灵魂，她对自己的风流逸事也毫不掩饰。

让-巴蒂斯特·德·色贡达在他的《孟德斯鸠先生历史颂词》中讲述了奈拉克宫廷生活中的这桩逸闻：

这不是那种因长期昌盛而穷奢极欲的宫廷，荣誉和褒奖来自实实在在的功绩，而不是由于轻浮的谄媚和殷勤。一天，深得国王宠爱的吉什伯爵夫人徒步前去教堂望弥撒，同行的只有她的贴身女仆和一个年轻侍从，女仆抱着一只卷毛狗，侍从提着一只鹦鹉。法兰西国王的大使见了十分惊奇，并说，在他主子的宫廷里，豪华和阔气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显示的，国王情妇的随从通常是一群贵族老爷。一位年迈的贵族回答他道：“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宫廷里，除了您刚才看到的卷毛狗和鹦鹉外，还有许多鹦鹉、猴子和卷毛狗。”

在这样一个有教养的、风雅而轻浮、新教与旧教和睦共处的环境里，色贡达父子们养成了一种宗教宽容的精神，与蒙田颇为相似。孟德斯鸠后来也显示了这种态度，娶了一个新教徒为妻。

第三代色贡达名叫皮埃尔（1573—1638），曾任亨利四世的宫廷总管和御前会议成员，还担任过轻骑兵的上尉军官。他是色贡达家族在波尔多定居的第一代人，曾当选为波尔多的市政官吏，1600年娶安娜·德·蓬塔克为妻。这位小姐的娘家是巴札斯主教阿尔诺·德·蓬塔克的亲属，家中有人在波尔多高等法院任职。加斯东、让和戈德弗鲁瓦都是皮埃尔和安娜的直系后代。戈德弗鲁瓦娶了孟德斯鸠的小女儿戴尼丝

为妻，现代的孟德斯鸠男爵正是从这个家族的这个支系中分出来的。

第三代皮埃尔在他父亲死后，分得了孟德斯鸠地方的土地，并于1604年10月15日把它卖给朗斯先生。但是，1605年2月17日，他的母亲艾莱奥诺尔·德·布莱尼欧运用家族回收权赎回了这片土地，并传给她的次子雅克(II)·德·色贡达(1576—1619)。雅克(II)曾任纳瓦尔国王的内廷侍从，孟德斯鸠写道：“他参加了荷兰战争，以中校军阶长期在夏斯提雍军团服役，领取法国的饷银，为荷兰作战。后来他当过莱克图*的总督，受封为圣米歇尔军团骑士。他继承了我们如今所拥有的孟德斯鸠地方的这块土地，后来国王赐恩于他，封他为男爵。”赐封的诏书是1606年2月颁发的。雅克(II)·德·色贡达既然受封为孟德斯鸠男爵，他当然就是孟德斯鸠家族的真正创始人。出于对国王亨利四世的忠心，他在这位国王改宗天主教时也皈依天主教。

雅克(II)·德·色贡达在34岁同安娜-玛格丽特·德·塞梵结婚，这位小姐的父亲是拉戛德的领主纪尧姆·德·塞梵，母亲名叫安托瓦奈特·德·朗斯。安娜·德·塞梵在32岁时成了寡妇，46岁时再嫁给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约瑟夫·迪贝尔内。这桩婚姻使孟德斯鸠家族与波尔多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把它引进司法界。迪贝尔内院长续弦后没有生养。他去世后，安娜·德·塞梵回到阿让居住，1683年去世时高龄97岁。一首十四行诗赞扬她为小民百姓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阿让的居民一个个泣不成声，
一位杰出的妇人离他们而去，
她光辉的一生人人珍惜，

伴随她的是玫瑰、百合花和棕榈。

得到她帮助的人有老有少，

* 莱克图，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地区的一个小城。——译者注

尊敬她的人有长有幼；
怀着一颗伟大、仁慈和善良的心，
她唯一的心思是给不幸的人施救。

穷人为失去慈母而痛哭流涕，
虔诚的信徒为失去楷模而泪流满面，
寡居的妇人为她高尚的品德而饮泣。

寄托哀思要以她为榜样，
让美好的品德得到弘扬，
日后到彼岸与她同游天堂。

雅克（II）·德·色贡达的长子让－巴蒂斯特－加斯东·德·色贡达便是孟德斯鸠男爵、卡斯特努维尔的领主。根据孟德斯鸠的记载，“奥尔良公爵是他的教父，他的名字加斯东就是这位教父取的”。他于1634年2月26日结婚，娶了安娜－冉娜·迪贝尔内。这位小姐的父亲便是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约瑟夫·迪贝尔内，她是父亲的继承人，而她的后母则是她丈夫的生母。

让－巴蒂斯特－加斯东·德·色贡达“受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蓬塔克先生之请，被任命为该院庭长”。他是德·艾斯特拉德元帅的表兄弟，元帅的母亲苏珊娜·德·色贡达是雅克·德·色贡达的姐姐。孟德斯鸠写道：“元帅对他说，‘你有一所极好的宅子，我本来满可以把宫廷中最尊贵的贵族老爷介绍给你。可是，我却情愿给你找一个名声不那么大的人来，此人现在与马扎然大主教过从甚密，人们不大清楚他的底细。但是，他才智过人，必有一天会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你要设法接近他，与他建立起交情。此事不难做，因为别人尚未想到。’我的祖父果然成功了。他早年服过兵役，很懂礼仪，他获得了柯尔贝*先生的友

* Colbert (1619—1683)，当时任国务参事，是首相马扎然的亲信。——译者注

谊，感受到了这份友情带来的实惠；他的儿子一生也受到庇荫。”

其实，让－巴蒂斯特－加斯东·德·色贡达在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任上，于1659年在自己的邸宅接待过当时路过波尔多法院的柯尔贝。这所邸宅坐落在现今的梅花广场上，当时叫作特隆贝特古堡广场。他于1654年以两万利弗尔买下这座私邸后，把它改建成全城最舒适的住宅之一，由于它有很好的视角，在其露台上，可以看到加龙河上的全景。柯尔贝的光临表明这位波尔多高等法院法官的家庭正在飞黄腾达。

让－巴蒂斯特－加斯东·德·色贡达和安娜－冉娜·迪贝尔内生育了三个女儿和六个儿子。四子雅克便是孟德斯鸠的父亲，他于1654年12月29日生于波尔多，“眉清目秀，天资聪颖，却没有福气”，一心要当教士。1669年10月19日，波尔多大主教亨利·德·贝求恩亲手为他剃度，尽管他只有15岁，但符合特兰托公会议关于教士年龄的规定。可是，在巴黎的圣苏尔比斯教堂住了不到两周，他就发现自己的抉择有误，决定改行从军。孟德斯鸠写道：“年纪轻轻，他就到近卫军团当兵，这是一所培养类似当今近卫骑兵那样的军校。”孟德斯鸠接着叙述了父亲的行伍生涯：

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圣西尔韦斯特团的一个连队中供职。孔蒂亲王从法国前往匈牙利。当时的一些军官都追随亲王。父亲不知怎样结识了亲王，于是也随亲王前往匈牙利。我听父亲说，土耳其人向法国国王抱怨匈牙利军队中有一些法国亲王，国王遂让孔蒂亲王给这些亲王写了一些措辞严厉的信，不过，这些信的结尾总是这么一句话：“诸位侄子，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始终爱着你们。”父亲在军队中曾受到一些尊敬，因为我在维也纳遇见的一些当年的军官，都记得曾见过父亲。

当我的父亲决心前往匈牙利时身无分文，但他是兴致勃勃的。他回到吉耶纳*搞了一些钱，因此他比别人晚到匈牙利。他对德意志军队在埃斯泰尔戈姆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所有追随亲王的军官都被免职，稍后轮到父亲时，圣西尔韦斯特先生对鲁

* Guyenne，法国旧时的行政区，首府为波尔多。——译者注

瓦*先生说，已经撤了那么多军官，谁也不敢再胡作非为了，何必再把一个对你有用的优秀军官撤职呢！父亲果然没有被免职”。

可是，雅克·德·色贡达很不谨慎，他在从匈牙利写回法国的信中议论路易十四，说他“演戏时像个戏子，打仗时像个棋盘上的王”。雅克对国王的贬斥在孟德斯鸠的《我的生平》中也有记载：

父亲途经乌尔姆时结识了一位军医。这位军医对他的上司十分不满，并说他认识的许多人也许会心甘情愿地步斯特拉斯堡那些人的后尘。父亲把这些话向鲁瓦先生作了禀报，鲁瓦先生对父亲说，国王从未作过在莱茵河彼岸扎根的打算。父亲对我说，他真高兴，因为他原以为会让人绞死的。

“回到法国后，雅克·德·色贡达仍然留在军队中。”不过，1686年9月25日他在吉耶纳与玛丽-弗朗索瓦丝·德·佩奈尔结了婚。佩奈尔小姐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她不仅拥有大片土地，而且是家庭的继承人。她容貌端庄，待人富有同情心，办事通情达理。她要求丈夫脱离军队，雅克果然照办。母亲虽然十分富有，却欠了不少债，还经常打官司。父亲成年累月为恢复自己的家业奔忙，可是他的努力刚有了结果，母亲便去世了”。这桩婚姻为孟德斯鸠家族带来了拉布莱德庄园。

让-巴蒂斯特作为家庭的长子和雅克·德·色贡达的兄长，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孟德斯鸠男爵和莱蒙、塔朗斯、卡斯特努维尔三个庄园的主人。他担任了波尔多高等法院的庭长，1699年5月26日与玛格丽特·德·戈博结婚，岳父让·德·戈博既是拉卡诺男爵，又是比斯卡洛斯子爵。新娘带来了13万利弗尔的嫁资。这桩婚姻提高了让-巴蒂斯特的社会地位。他的独子不幸夭折，他遂将财产和职位传给他的侄子查理-路易，即未来的《论法的精神》的作者。

* Louvois (1639—1691)，当时是法国负责军事的国务大臣。——译者注

莫佩蒂乌在《孟德斯鸠颂辞》中称颂让－巴蒂斯特庭长为当时最杰出的法官之一。孟德斯鸠的儿子写道：“他是罕见的天才，称得上是当时最自由、最正直的人，他的同事和朋友都把他当作名副其实的首领。”

波尔多高等法院的秘密卷宗中，保存许多记录着孟德斯鸠的伯父的司法和政治活动的文书。从中看出，他积极捍卫波尔多高等法院法官们的各种特权，他在尚博纳伯爵事件中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1713年，梅纳公爵之子欧伯爵被国王任命为吉耶纳总督，派尚博纳伯爵将任命书送交高等法院；尚博纳竟然目无法纪，腰佩利剑闯入高等法院所在地翁布里埃勒官。高等法院虽然就此提出了抗议，却依然把任命书登录在案。让－巴蒂斯特·德·孟德斯鸠拍案而起，指责院长达隆包庇尚博纳，他认为院长的行为“伤害并背弃了全体法官”。

尚博纳受到了梅纳公爵的斥责，达隆则受到了国务大臣蓬夏特兰的训斥。让－巴蒂斯特·德·孟德斯鸠致函国务大臣，感谢他的决断：“对于前不久您对我们的保护，我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我们热切地希望，院长先生此番不光彩的举动能使他改弦易辙，使我们和广大公众从此无可抱怨，以便以全部精力在完美的和谐中主持公道，为国王效力。”^[4]

第二年，即1714年，让－巴蒂斯特·德·孟德斯鸠在欢迎吉耶·德·拉卡兹院长就职而发表的演说中提及此事时，口气依然十分强硬。据孟德斯鸠的儿子说，达隆院长“见利忘义，戏弄法纪，为了免遭杀身之祸，被迫辞职”。让－巴蒂斯特·德·孟德斯鸠提出了三点主要思想：维护王权，保证法律的完整性，优先保护法官的利益。这些思想后来也为他的侄子在法官生涯和著作中所捍卫。让－巴蒂斯特的这篇演说固然是针对达隆的行径而发，因为他玷污了高等法院的名声，但也是为孟德斯鸠后来所承认的，他以令人满意的某些方式精辟地规定了高等法院的任务和权力：

今后，它的荣誉应该是您认真思考的唯一对象。过去，您曾以极大的热情为法官们争光，新的职务将为您提供极好的机会，使您的热情充分展现。我们也将利用这些机会表明，我们效忠于统治着我们的国王的决心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我们对于法律纯洁性的

热爱是不会减弱的，我们始终不渝地强烈关注维护或重建良好的秩序，坚定地支持高等法院古老和天赋的尊严；我们还将表明，最高法院所拥有的最高权威受之于国王，除了国王之外，它绝不受任何人节制，除了我们的职务，不存在更崇高的事业。

让-巴蒂斯特接着强调了全体法官紧密团结的迫切性：“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团体的成员缺乏团结和服从的精神，这个团体的首领纵然才华出众、意图良好，也往往无济于事。我有幸奉国王之命担任现职以来，时间虽短，但其间的亲身经历使我得以为采取这些良好的措施提供保证。如果法官们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如果公众为法官们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的职责而感到庆幸，那么，我就心意足了。

1715年3月，教皇圣谕“唯一圣子”^{*}的登录，再次为让-巴蒂斯特·德·孟德斯鸠提供了表明他的性格坚定、思想正直的机会。他尤其不赞成谴责凯内尔的第91条^{**}，他写道：“我们绝不放弃我们的职责，哪怕因此而会被不公正地革出教门。事实上，我们不会离开教会，哪怕表面上已被恶人们赶了出来。”让-巴蒂斯特根据王国的基本法阐明自己的论点，他写道：“任何一个臣民都不得放弃自己的义务，那就是尊重王国的行为准则和习俗，任何时候都毫不犹豫地忠于国王陛下，以崇敬的心情服从他。我们不赞同‘唯一圣子’圣谕中提到的，但并未被王国接受的那些法规，我们不能损害王国教会的自主权、国王的权利和他崇高的地位，以及王国的主教们的权力和司法权。对于有关革出教门的条文的谴责，绝不能破坏王国的行为准则和习俗。”

孟德斯鸠在起草《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一文时，大概听过他伯父发表演说的他，可能想起了当年他伯父的态度。他写道，对《论法

* 罗马教皇克雷门特十一世的圣谕，判定詹森派学说为异端。——译者注

** Quesnel (1634—1719)，法国神学家，詹森派的领袖，他的《对新约全书所作的道德思考》遭“唯一圣子”圣谕谴责，第91条即为此文中的一段。——译者注

的精神》的批评：“开头就说，自从‘唯一圣子’圣谕颁布后，出现了一大批乌七八糟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也属此类。但是，把《论法的精神》的出版归因于‘唯一圣子’圣谕的颁布，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其实，‘唯一圣子’圣谕绝非《论法的精神》一书得以出版的原因，应该说，圣谕和《论法的精神》使批评家们的立论显得幼稚可笑。”作为让-巴蒂斯特庭长的继承人，孟德斯鸠把他的伯父视为“当时最自由、最正直的人”，向他表示了最高的敬意。

雅克·德·色贡达和让-巴蒂斯特·德·孟德斯鸠的其余四个兄弟都当了教士。伊尼亚斯·德·色贡达是巴札斯教区封吉莱姆修道院院长，1726年7月去世。约瑟夫·德·色贡达生于1635年9月9日，1648年7月被任命为萨尔拉教区卡杜因圣母院的修道院院长，那年他才13岁，但已接受了剃度，正在波尔多耶稣会学校学习。但是，正式任命书迟至1652年10月1日才发表，而他到修道院上任则是1654年7月11日。他的外祖父迪贝尔内院长早在1650年就请求马扎然让约瑟夫当费兹修道院院长。马扎然于4月22日回信说：“向王后讨封的人不计其数，因此眼下不可能对你的要求作任何许诺。”1662年，约瑟夫被任命为波尔多教区费兹的西都修会的修道院院长，享有教皇授予的产业用益权。约瑟夫于1666年12月31日上任，89岁卸任，让位于他的侄子、孟德斯鸠的弟弟约瑟夫·德·色贡达。

阿尔芒·德·孟德斯鸠1637年9月5日生于波尔多，学完神学和哲学后，于1663年8月29日进入耶稣会学校当见习教士。两年初修期满后，他在图尔教会学校接收了从五年级到二年级的学生，并且依据惯例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对他们加以引导。从1669年至1671年，他先后在克莱蒙和巴黎的教会学校进修神学，1677年2月2日立誓终身从教。此后在奥尔良和亚眠的教会学校教授逻辑学和物理学，1679年和1680年调往穆林教会学校，1680年重返亚眠，担任决疑者，即神学教授。1688年至1691年间，他在迪埃普负责教堂和忏悔事务，接着在奥尔良负责同类工作，长达八年。1699年后转到拉弗莱什，担任该地教会学校中的教堂忏悔师，直到1714年2月去世，葬在这所教堂中。

加斯东·德·色贡达的三个女儿之一玛丽-阿涅斯，四岁时就由父母托付给波尔多的圣母往见会的女修道院。她后来当了修女，1701年去世时66岁，已是女修道院院长。有人在她死后为她撰写了一份传略，叙述了她受教育和当修女的一些情况：

她性格开朗，脾气和顺，人品和举止堪称高雅，因而深得同伴们的钟爱。修女们争先恐后地教她知识和如何为人，她对于以仁爱为怀显示出充分的理解……读了圣徒传后，这位小姐妹决心为耶稣基督受苦，甚至想做一个如他们那样的殉教者；这种纯洁无邪的热忱在同伴中传为美谈。一天恰逢圣劳伦斯节，她觉得爱心使自己激动不已，愿像圣劳伦斯这位伟大的圣人那样，让火熏烤而死。几位修女闻讯后想看看她的意志有多坚定，于是架起了一堆火，烧得旺旺的。看到令人惊骇的火堆，这个可怜的女孩子脸色发白，两眼噙满泪水，但是，她仍然勇敢地表示，出于对耶稣基督的爱，她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苦刑。当人们把火堆撤去时，她的痛苦难以形容……她的母亲每次回到波尔多，总要把她接出去小住，而且多次为她筹划门当户对的婚姻；但她对上帝的信仰坚贞不移，不愿意脱离修道院还俗嫁人。这位小姐妹刚满16周岁就要求进见习教士学校，父母见她意志坚定，只得允诺。她对上帝的虔诚表里如一，无可挑剔；可是，考验依然接踵而来。

初修期即将结束，她作为修女立誓发愿的日子快到了，她为此进行积极的准备。这年是1650年，法国宫廷成员住在波尔多。玛丽-阿涅斯的外祖母迪贝尔内院长夫人，凭着王太后奥地利的安娜的信任和恩宠，玛丽-阿涅斯请到了王太后陛下亲自参加她的立誓仪式。仪式盛大而隆重，立誓人的双亲尽其所有，毫不吝惜，在大主教贝求恩的主持下，整个仪式十分壮观……

她德才兼优，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本修会的栋梁之材，教友们推举她为修道院院长。院长这个头衔虽然令我们这位品德高洁的修女惶恐不已，她依然听从上帝的安排，丝毫不曾流露出不堪重负之

感。她为此事而承受的内心冲击十分强烈，当选数日之后便得了一场大病……当她一病不起时，她已当了四年院长……

在《我的生平》里，孟德斯鸠谈到了母亲，但不曾提及她的娘家。其实，母亲的娘家不但也是贵族，而且比色贡达家族更加古老；拉布莱德庄园本是母亲娘家的产业，后来才转归孟德斯鸠家族。

早在 11 世纪末的 1079 年，拉朗德家族就居住在拉布莱德这块土地上。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阿基坦的阿里埃诺与亨利·普朗塔热奈联姻，以后便把吉耶纳置于英国的管辖之下。自此之后直到 1453 年，吉耶纳这块土地上便战乱不断，拉布莱德男爵领地因而深受其害。1419 年，查理六世颁布诏书，允准拉朗德家族的约翰第二为拉布莱德庄园修筑堡垒。1426 年 1 月 26 日，约翰第二娶布什的领主加斯东·福瓦克斯的女儿冉娜为妻。约翰第二作为英格兰国王的一个忠诚的封臣，在查理七世收复吉耶纳之后，被迫流亡在外，1463 年才重新获得拉布莱德庄园。他的独生女卡特琳嫁给了拉里维埃尔的庄园主加斯东·德里尔，后来继承了拉布莱德庄园。1502 年 3 月 17 日，加斯东·德里尔订立遗嘱，将拉布莱德庄园传给儿子皮埃尔。1548 年 8 月 6 日，皮埃尔的儿子加斯东第二与于札子爵皮埃尔·德吕尔的独生女结婚。他们的小女儿弗朗索瓦丝于 1577 年嫁给了巴诺和库丢尔庄园主约翰·德·贝奈尔，拉布莱德为她所继承。他们的重孙女玛丽-弗朗索瓦丝·德·贝奈尔与雅克·德·色贡达结婚。

这对夫妻生下了子女多人。大女儿玛丽生于 1687 年 11 月 11 日，她的弟弟查理-路易便是后来《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后来流传的一则有关这个弟弟的传说起因于这位姐姐。玛丽本是阿热奈地方帕拉维修道院的女修士，在一则毫无根据的传说中，她却变成了马赛划船工总管艾利古先生的妻子。这则传说的由来是这样的：孟德斯鸠逝世 20 年后，《法兰西信使》和《逸闻集锦》于 1775 年发表文章说，有一次，孟德斯鸠途经马赛，散步到码头，登上了一条小船。驾船人的父亲名叫罗伯尔，被柏柏尔海盗掳去卖为奴隶。孟德斯鸠听说此事后，出钱为罗伯尔